



Dead Souls
The Inspector General

死魂灵 钦差大臣

(俄罗斯) 果戈理◎著 王 路◎译

(俄罗斯) 果戈理◎著 顾金才◎译



(全译本)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死魂灵

(俄罗斯)果戈理 著

王 路 译

钦差大臣

(俄罗斯)果戈理 著

顾金才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魂灵 / (俄罗斯) 果戈理著; 王路译. 钦差大臣 /
(俄罗斯) 果戈理著; 顾金才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
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500-1362-9

I. ①死… ②钦… II. ①果… ②王… ③顾…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②喜剧-剧本-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②I51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9094 号

SIHUNLING + QINCHAI DACHEN

死魂灵 + 钦差大臣

(俄罗斯) 果戈理 著 王路 译 顾金才 译

出版人 姚雪雪
总策划 杨建峰
责任编辑 刘云
美术编辑 松雪
制作 王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8
版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 498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1362-9
定价 39.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5-19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是俄国伟大的讽刺作家，《死魂灵》是他的代表作。

这部小说的第一卷于一八四二年五月出版，出版之初就引起了俄国文坛的巨大反响，甚至可以说震动了整个俄国。尽管当时的反响更多的是否定性的诽谤、谩骂和围攻，但伟大的作品自有其不息的生命力，直到今天，这部小说仍旧受到人民的喜爱。

这部小说用生动逼真的文笔，揭露了当时俄国社会的真相，展示了俄国农奴制下的社会生活，它以主人公乞乞科夫到外省购买死农奴为主线，展现了一个个地主的丑陋荒唐的嘴脸，揭示了官吏的庸俗与贪婪，是俄国当时社会的生动写照。

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但作者构思却十分巧妙，使故事紧张而曲折，扣人心弦，同时，果戈理充分运用了幽默、讽刺的艺术手法，让读者深深为之吸引。可以说，《死魂灵》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奇书。难怪俄国文学家别林斯基称果戈理是继普希金之后的“文坛盟主”、“诗人的魁首”，相信读者读过本书之后一定会有此同感。

我们翻译此书，正是为了让读者能够从中领略到果戈理超凡的艺术才能，但限于学识，错误偏差在所难免，请读者指正。

二〇一五年三月

目 录

第一卷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2
第三章	33
第四章	56
第五章	84
第六章	104
第七章	124
第八章	146
第九章	168
第十章	185
第十一章	200
第二卷	223
第一章	223
第二章	246
第三章	255
第四章	286
结尾的一章	303

第一卷

第一章

一辆非常好看的小型弹簧轻便折篷马车慢慢地朝着省会 N 市的一家旅馆门口驶来，车里大半是单身汉：上尉啦，退伍的中校啦，被百来个农奴服侍着的地主啦，一句话，就是那些可以称之为中产阶级的绅士们。在轻便折篷马车里坐着的绅士们当中，有这样一个人，他其貌不扬，可并不丑陋，不瘦也不胖，虽不算老年，但也并非年轻。他的到来并没有带给这个城市多少骚动，任何特别的事故都没有发生；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两个俄国的庄稼佬在旅馆对面的一家小酒家门口嘀咕了几句，交流了一下各自的看法，而他们的话题并非与军国机密有关，只是有关马车，连马车上的乘客他们也没提及。“你看看，”其中一个人说道，“你觉得这车轮怎么样，假设它是要驶向莫斯科的，就凭它能到达那里吗？”“没有太大问题。”另外一个人回答道。“但是如果去喀山是不是要另当别论？”“那是，到喀山可不行。”另外一个人随声附和道。他们的谈话到此为止。除了前面描述的这一幕之外，在旅馆附近这辆折篷马车又招致了另外一种场景；马车迎头碰上一位身着一极瘦的白斜纹布裤子的年轻人，一件时兴的燕尾服，用一支土尔出产的手枪形铜别针扣住的硬胸露在外面。年轻人转头看了那马车一眼，立即用手捂住险些随风而去的帽子，又开始低头疾步往前走了。

马车驶进了旅馆的院子，一个旅馆的侍仆热情地迎接了这位绅士先生，按照俄国惯例，这侍仆也可以称之为伙计，这伙计动作麻利异

常，甚至别人连他的脸都来不及看清楚。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手里拿着餐巾纸，他的整个高挑的身材裹在一件长长的线呢制常礼服里，后领几乎一直挨着他的后脑勺，他麻利地把头发往后一甩，极快地把绅士带上楼去，领着绅士穿过一条木制长廊，来观看绅士即将下榻的地方。卧房与一般卧房一样普通，因为这种旅馆在省城里可是比比皆是，旅客们在此住宿一晚上只需花费两卢布，而且基本上可以保证舒服安全，无数李子干似的蟑螂爬满了房间的每个角落。房间被中间的一个五屉柜分隔成两部分，住在隔壁的房客虽然不善言辞又不太爱动，但是却有着极强的好奇心，他不想放过来人的一丁点儿细节。旅馆的内部与它的正面一样呈对称布局：很长，有两层楼；没有抹水泥的底层已经显露出了砖头的红色，砖头本来就不干净，寒来暑往几十载，颜色更加乌黑；上层毫不例外地涂上了黄漆；一排卖马轭、绳子和羊皮的小铺子排列在下面。在一个角落里陈列着的一个铺子的窗口跟前，端坐着一位卖热蜜水的小贩，一只赤铜制的茶炊放在他的身旁，远远望去，小贩的脸风吹日晒变得与茶炊一样颜色，不仔细看看你还以为是两只茶炊呢，而事实上他们的区别也只在于小贩脸上有着漆黑漆黑的胡茬。

正当绅士在巡视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他的行李已经被拖进了房间：首先抬进去的是一只白皮箱子，从它磨损的痕迹来看，我们断定它一定陪着主人进行过多次跋涉。抬这个箱子的伙计谢里方约摸三十来岁，矮个子，穿着一件大皮袄，另外一个叫彼得卢什卡，也是三十岁上下的年岁，身穿一件破旧的，肥大的常礼服，显而易见那是东家抛弃的东西，这小伙子生得有几分别，脸上长着一个大鼻子和两片厚厚的嘴唇。随后搬进来的行李是一只红木小匣子，上面有美纹桦木的精工镶嵌花纹，另外还有几副皮靴楦头和一只用蓝纸包着的烤鸡。当所有这些东西都被搬进来之后，谢里方跑去喂马了，小听差彼得卢什卡留在了狭小的前厅，他又开始收拾自己的住地，他的小屋黑沉沉犹如狗窝，他把自己的一件外套抱进来放在那儿，同时，他身上那种气味也随之带了进来，这种气味把随后拿进来的装各种仆人行头的一只满满当当的小口袋也传染

了。他把一张并不宽阔的三只脚的床拿到小屋里放稳，再把他从旅馆主人那里要来的一条很小的垫褥般的東西鋪上，这个东西薄而扁的形状酷似一张薄餅，想必其油腻度也正似一张餅。

当仆人們忙碌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主人走到大廳里去了。對於這些大廳的樣子，所有的旅客都耳熟能詳：几堵塗着光漆的牆，其上部被烟草冒出來的烟熏得發黑，下部被各種各樣的人，尤其是當地商人們的背蹭得油亮油亮，因為商人們在趕集的日子里經常會上這儿來，六七個人坐在一起喝上兩壺茶；那塊熏黑了的天花板一成不變；一只熏得發烏的枝形吊燈，一串串的玻璃珠垂在下面，當無比靈巧的伙計托着堆滿了不計其數的碟碗的托盤如一阵風似的經過的時候，呼啦的風聲也使上面的玻璃珠跳躍起來，叮當作響；牆上的油畫總是那么几幅——總而言之，在一般的旅館里，這些東西都是再平常不過，只有一丁點微小的差異：其中的一幅油畫是这样的，畫中一位仙女，一對乳房碩大無比，恐怕讀者們從未親見過。然而，這種誇張的惡作劇在各種歷史畫中倒是屢見不鮮，這些畫是在什麼時候，從什么地方，由何人帶到我們俄羅斯的，我們不得而知。其實也許不能排除一些天才的藝術愛好者——達官貴人，當听了他們的向導的勸告以後，在意大利批發的。紳士把帽子脫掉，把一條用各色毛線織得花花綠綠的圍巾摘了下來，大凡有婦之夫，這種圍巾應由妻子親手編織，而且一邊織一邊還無比溫柔地告知應怎樣戴最保暖，至於那些光棍呢，是誰織的也就不太好說，老天爺應該知道，而我卻從未戴過這種圍巾。當解下圍巾之後，紳士就吩咐上菜。伙計把飯館里常有的菜肴和盤端出，例如：青豌豆煎牛腦子，白菜配香腸，炸肥母雞，咸腌黃瓜，時時備有隨要隨到的酥皮甜餡餅，還有好几个星期以來就為客人準備的過路時食用的菜湯加酥皮餡餅；當這些菜一股腦兒被端上之後，紳士就與那個侍仆，或者伙計海闊天空地瞎扯起來：這個飯館以前的老板是誰，現在又是誰在做東，收入怎麼樣，東家的人品如何，對於這個問題，伙計直言不諱：“哦，先生，是一個騙子。”不管是在文明的歐洲或者是在文明的俄羅斯，都不乏許多值得敬重的人，除非與仆人們閑談几

句，否则他就别想在饭馆里吃下饭，甚至有时还要跟仆人们很滑稽地开一个玩笑。然而，过路绅士也不是一味地开无所谓的玩笑；他非常巧妙而细致地了解了这城的省长的姓名，民政厅长是何人，检察长是什么人，——一句话，对于一些居要职的官员他一个也没有放过。对于一些重要的地主，他打听得尤其详细：他们拥有多少魂灵^①，住地距城区有多远，连他们的脾气如何他也要盘问，他们是否经常进城；他又很关切地询问了一下这一带乡村的情况：他们的城里可曾流行过什么疾病——比如像流行性热病啦，要命的疟疾、天花啦，反正就是诸如这些的病。这一切他都询问得特别详细，一点儿也不马虎，似乎是他着迷于此。绅士的举止行为庄重威仪，就连他擤起鼻子来也响亮异常。别人很难想象他用了什么绝招，只是鼻子里发出来的声音如同喇叭鸣响一样响亮。然而，就是这些细小而不易察觉的细枝末节给他平添了一种令全旅馆上下无不尊敬他的东西，每当他的这种声音响起，侍仆们总要把头发往后一甩，挺直了腰板，恭恭敬敬地弯着头问道：“您要什么东西吗？”用完了晚饭，绅士喝完一杯咖啡，他坐在沙发上，背后垫了一块靠垫，在俄国的旅馆里，他们用石头般硬邦邦的东西代替了塞在靠垫里的柔软的羊毛。就在这时，他哈欠迭起，他被别人领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只躺下几分钟就沉沉地睡去了，一口气睡了足足两个小时。醒来以后，按照旅馆侍仆的请求，他把自己的官衔、姓名，写在了一张纸片上，以便按规矩送往警察局备案。当伙计下楼的时候，他一字一句地把写在纸上的一行字念了出来：六等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正当侍仆还在字斟句酌地辨认字片上的人名的时候，乞乞科夫本人已经出门去观察城市了。显而易见，他对这座城市很满意，因为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个城市都不比其他城市逊色：砖房上的黄色油漆鲜亮得触目惊心，木头房子的灰色油漆阴暗而色调低沉，显得深沉而冷静。房子有一层的，一层半的，还有两层的，都无一例外地附上了省城建筑师们认为

① 魂灵：在俄文当中魂灵一词亦可指“农奴”，在这里应当理解为“农奴”。

好看的阁楼。这些房子的布局各具特色：有的在旷野中显得孤孤单单，形单影只；有的簇拥在一起，显得局促而拥挤；有的地方可以看到更多的行人和盎然生气。一块遭受雨水浇淋几乎看不见字迹的招牌扑入了他的视野，上面的图画有小甜面包和高筒皮靴两种，有一处上面画着一条蓝色的裤子，下面写着某一个华沙裁缝的名字；有一家出售鸭舌帽和制服帽的商店，标示着“外商华西里·菲约陀罗夫”的字样；另外一家店面的招牌上画着一张台球桌，桌边有两个人在打台球，两个人都身着燕尾服，就是戏院里当演出到终幕剧时才露脸的看客们所穿的那种燕尾服。这两个人在画上的姿势是正在拿着台球杆在瞄准，两条胳膊微微有点往后缩，两腿弯曲，一副腾空弹跳后刚刚落地的样子。在图的下面注着：“台球房在这里。”也有的人索性就临街摆着几张桌子，卖着胡桃、肥皂和与肥皂相似的姜饼。还有一家小饭馆，招牌上是一条肥大的鱼，鱼身上有一把叉。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暗淡失色的双头鹰国徽，他们如今的象征意义只有“酒家”。路面显得很是糟糕。他也到城市的公园里走了一圈，公园里只有几棵根扎得非常浅的孤零零的枯树，每个树底下都有一个漆得非常漂亮的三角形架子支撑着。尽管我们亲见这几棵树几乎跟芦苇那样高，但当描写节日的欢庆气氛时，报纸上如此描写道：“多谢地方父母长官为民着想，我城才有幸享受如此庭园之乐，园内种满嘉树，枝繁叶茂，浓荫如盖，夏天炎热之时，使人享受到清凉的乐趣。”又说：“观斯市民满怀感激之情，让人感动非常，以至于感激涕零，对市行政长官感恩戴德，此种情景真叫人叹息不已。”他又通过岗警仔细地打听了去寻找市议会、省长、政府机关的捷径，此后，他又去看了一下自城中间流过的河，顺手撕了一张贴在柱子上的戏报，目的是想在回到旅馆之后仔细回味一番。这时，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士沿着木头人行道远远走来，他非常专注地看了那女士一阵子，然后又瞥了一眼周围的景物，似乎他想把周围的一切都烙在心底，他这才转身离去。当他刚迈进旅馆大门的时候，一位侍从便立即跑过来扶他上楼，进了他的房间。他品了一杯香茶，然后端坐在桌前，指使别人拿过一支蜡烛，把在路上撕的那张戏报在灯下铺开，仔细地研读

开了。然而，令他遗憾的是戏报上并没有什么令人注意的东西：正在上演的是柯楚布^①的剧本，其中罗拉的角色由波普廖文先生扮演，柯拉由齐雅勃洛娃小姐扮演，其余的角色便没有人再去注意；但是，他却一丝不苟地把这些名字读了一遍，甚至读到了戏票的票价，并且知道了这戏报是由市政府印刷局承印的，接下来，他又把戏票翻了个，想看一下背面有没有可读的东西，他终于没有找到，于是他擦了擦眼睛，把戏报整齐地折叠起来放进了他的小木头匣子，这是他长期以来形成的积习，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杂碎东西，他总会把它们放到那个小木头匣子里。最后，他似乎吃了一小盘冷牛肉，喝了一瓶喀瓦斯^②之类有点发酸的冷饮，接着便酣然入梦了，用在俄罗斯广为流传的说法便是：鼾声雷动，他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他便整天地去拜客访友；过路客人对城里所有的官吏进行了一番访问。他首先访问的是省长，与乞乞科夫一样，那省长原先不胖不瘦，脖子上挂着安娜勋章，甚至有人传言他就要荣膺星形勋章^③了；不过，他的心肠非常好，自己偶尔还在透空纱上绣几针呢。接下来他又去拜访了副省长，再然后他又拜访了检察长，民政厅长，警察局长，专卖商，官办工厂的督办……我们在此不能把他所拜访的有权人士一一列举，着实有几分遗憾，但是，只有一点我们只要指出来就已经够了：过路的客人对拜访别人这件事表现出极其高涨的兴趣，甚至连对卫生监督和城市建筑师也表示了他的敬意。接着，他又独自坐在他的折篷马车里思考了许久，在心中寻思还有哪些人他尚未拜访到，但是结果他发现城内该拜访的他都去过了。当与这些官员谈话时，他极尽夸赞之能事，对于每个人都极力恭维奉承。在与省长谈话时，他说道，当一位外来的陌生人到达他管辖的地界时，感觉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道路平坦光滑得如同天鹅绒一样。又说，那些善于

① 柯楚布（1761—1819）：德国反动剧作家，乞乞科夫读的戏报上登的是《罗拉之死》的广告语。

② 喀瓦斯：一种用面包或水果发酵制成的清凉饮料。

③ 星形勋章：诸如斯丹尼斯拉夫勋章之类，是旧俄时代专门授予高级官员的勋章。

任人唯贤的当局是值得大大赞扬的。对于警察局长，他说了一大堆悦耳中听的好话。当他与副省长和民政厅长说话时，他明明知道他们也不过是个五等文官，却故意两次说了错话，称他们为“大人^①”，这使他们感到异常喜悦。这样的结果是：副省长当场邀请他参加一个家庭晚会，其余的官员也都纷纷出示好感，向他发出了热情的邀请，有的请他吃饭，有的让他玩波斯东牌戏，有的请他喝茶。

过路人在言谈中尽量避开谈论他自己，即使非说不可时，他也只是泛泛而谈，而且言语之间表现得极其谦虚。在这种场合，他的谈话显得非常斯文儒雅，一副温文尔雅的腔调：在茫茫人海中，他只是一个不足挂齿的小角色，不值得别人去关注；他一生阅历很多很广，由于他是真理的忠实信徒，他因而多次受到碰壁的磨难；他有许多敌人，他的敌人都是欲置他于死地的；他现在除了安宁外别无他求，因而他迫切地需要一块地方来安身，当到了这个城市之后，他认为恭维巴结此地的每个官员是他的分内之事。这位即将在省长的家庭晚会上出现的人物，人们对他的了解仅限于此。对于这次晚会的筹备活动花费了两个小时，过路客人对于参加晚会非常在意，光修饰装扮就花去这么多时间这可真是稀罕。他在饭后小睡之后，让别人端来清水洗浴，他把香皂涂在脸颊上，用舌头顶着脸颊搓了好久；接下来他从旅馆侍从的肩上拿过毛巾，把脸从前到后从左到右擦了个遍，在这个动作之前他还冲着旅馆侍者的脸响了两下鼻子。然后他对着镜子把硬胸穿上，把两根伸出外面的鼻毛拔掉，接着他穿上了一件非常招摇的燕尾服。如此这般地打扮一番之后，他坐上了自备的马车，沿着一条光线扑朔迷离的极其宽阔的街道飞驰而去。省长的府邸灯火通明，亮得如同白天，即使开舞会的气派也不过如此而已；门前热闹非凡，一辆辆弹簧马车都亮着灯。门口有两个宪兵在放哨站岗，前导马骑手们^②

① 大人：在旧俄时代，“大人”这词专用于称呼四等及四等以上高级官员，五等以下文官不够资格被这样称呼。

② 前导马骑手：在旧俄时代，富豪权贵之家的马车成纵列套着好几匹马，其第一列前导马往往由仆人骑着。

的遥远的吆喝声从老远的地方传来，大凡光艳显赫的东西，这里应有尽有。刚一踏进大厅，乞乞科夫不得已把眼睛眯上一分钟，否则，蜡烛、灯和女士们银光闪闪的衣服会使他眩目难忍。所有的东西都洋溢着光芒。黑色的燕尾服或者分散或者聚作一团，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又在那里闪动、飘荡，正如仲夏时节的群群苍蝇围着糖块旋转一样；正在这时候，已经有些年岁的老管家婆在敞开的窗户前面把亮晶晶的整块的糖砸成碎片，一大群孩子簇拥在她周围，饶有兴趣地观看着她粗糙的手握着拳头一上一下地运动。大群大群的苍蝇成群结队地混进屋里，如同它们的主人们一样，老婆子视力不好，加上阳光照耀，更加发花，它们趁机三三两两地进攻，有的地方结成密密的一团，趴在甜美可口的糖块上。其实，美丽的仲夏给它们提供了俯拾皆是的丰美食物，它们早就食饱喝足了，它们飞来压根儿就不是为觅食，只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紧挨着糖块前后左右地乱飞一气，随便蹭一下腿脚，或者搔弄一下翅膀下的身子，或者用两只前爪搔一下脑袋，然后又轰一声飞去，接着带上一群令人生厌的陌生的苍蝇再次飞来。

乞乞科夫还没有把自己周围的东西看清楚，省长已经拉着他的胳膊，他便立即被带去见省长的太太。这种时候，过路客人的行为举止优雅得体，一点儿也不失身份。他说了一串与他的官职与地位相称的非常适合于这种场合的话，当大家被成群的舞伴挤到墙根的时候，他非常有风度地背剪双手，很专注地注视了他们大约两分钟。许多女士穿戴得美艳动人，另外有一些女士靠着自己的五花八门的行头的掩盖把自己打扮得乱七八糟。这里的男人也可以按照别处的标准把他们分为两类：一种是瘦子，他们老是死皮赖脸地围着女人的屁股转，这种男人与彼得堡的男人无甚区别，他们有着修剪得非常精细而且梳理得很漂亮优雅的连茬胡子，有些索性就剃个光滑体面的鹅蛋脸，他们毫无顾忌地贴近女人的身边，操着一口法国话，就连他们与女人逗笑的动作也与彼得堡的男人们一般无二。另外一种胖子，也可以说是与乞乞科夫一样，不胖也不瘦。与前一类男人完全相反，这些男人对女人都不正眼看一眼，如同躲避瘟神般地躲着她们，只是偶尔四下里

扫视一眼，看看省长的仆人们是否在别的地方摆出了打惠斯特牌的绿呢桌，大凡他们的脸都是丰满的，圆鼓隆咚，有的上面还有一些小硬瘤作为点缀，他们的头发不梳成鸡冠式，也不打髻儿，也不梳成法国人所谓的“任其自然”的式样；他们的发型只有两种，不是梳得滑滑的那种就是剪得短短的那种，而脸庞大多是圆滚滚的，非常结实的。这些人便是城里受人尊敬的官员们。唉！这个世道使胖子处理事情远比瘦子精明强干。瘦子多半是专业的差使，或者只是挂个名而人却四处鬼混；他们的存在几乎没有什么分量，飘飘忽忽，游移不定。胖子却永远占据主要位子，要坐便坐主要位子，并且一旦他们在哪里坐下了，便扎了根，稳稳当当地存在了，宁肯把屁股下面的那张椅子坐得瘪下去，压得格格直响，他们也绝不让位于其他的人。他们讨厌表面的流光溢彩，他们身上的燕尾服不像瘦子们的裁剪得那么合身合体，而在他们的首饰盒里却堆积着上帝赐予的珍宝，瘦子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而胖子却过得殷实安康。转眼间，在城市的另一头出现了一幢用他妻子名字买进的房子，接着城市的另一头又出现了另外一幢房子，接着在靠近城市的地方他又拥有了一个田庄，然后他又拥有了一个水土肥美的村庄。最后，当胖子为国家和人民辛勤耕耘一生之后，便光荣隐退，带着人们普遍的敬重换个地方定居下来，变成了地主，变成了非常慈善的俄国老爷。他们大方济世，日子过得风和日丽。当他们仙逝之后，一些瘦子作了他们的继承人，他们按照俄国的积习把老爸的祖业挥霍得一干二净。不用说，在乞乞科夫细心地审视那堆人的时候，这些念头就争先恐后地占据了他的心间，其结果呢？他转身加入了胖子们的行列，那儿的人几乎全是他的熟识者：检察长，他脸上有两道非常浓密的黑眉毛，左眼有点眨巴的小毛病，似乎在说：“兄弟，跟我到隔壁屋里去，我有体己话要对你讲。”然而，他却是一个严肃庄重又沉默寡言的人；邮政局长，个子不高，但是谈笑风生，是个哲学家；民政厅长，一个行事谨慎而又宽厚温和的人，——这三个人如同对待老朋友那样地招呼着乞乞科夫，他稍稍弯下了腰，但还是满含殷勤地向他们鞠躬答礼。正在这个时候，他与温和而非常有礼

的地主玛尼洛夫和外貌显得木讷的地主索巴凯维奇相识了，后者在结交时无意间踩了一下他的脚趾，对方连忙向他赔礼道歉：“请多多包涵。”接下来就有人递给他一张纸牌邀请他去玩惠斯特牌戏，他又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接过了纸牌。他们在绿呢桌前坐定，直到晚饭以前，他们一点地方都没挪动过。他们彼此一言不发，那情形正是当人们专注地干事情时惯常表现出来的情形。虽然邮政局长油嘴滑舌，但一牌在手，一副沉思的表情立马就上了他的脸，上下嘴唇互相咬着，这种姿势在整个打牌过程中一直持续着。当他打出一张大牌的时候，总要用手重重地擂一下桌子，如果是王后，他就会吼道：“去你的，老虔婆！”如果是国王，他就会说：“去你的，唐波夫的乡下佬！”而民政厅长则会这样叫：“我撕掉你他妈的胡子！我扯掉这娘们的胡子！”他们偶尔一边重重地往桌上摔牌，一片毫无禁忌地大叫：“啊，见鬼去吧，别无他法，就打红方块吧！”或者他们干脆叫道：“红桃，红桃烂货！黑桃草包！”或者大叫：“黑桃蠢货！黑桃傻冒！黑桃傻小子。”甚至干脆叫一声：“黑桃黑鬼！”——他们一伙玩的时候，牌便被他们冠上了如此种种的称呼。打完牌之后，他们免不了要互相争吵一番，嗓门扯得相当大。我们的这位过路人也参加了争吵，但是也不知为了什么，他吵得非常巧妙，大家立刻发现他虽然是在争吵，但吵得别人一点儿也不难受，相反却感觉相当舒服。诸如“您出错牌了”之类的话他从来不说，他总是说：“很不好意思，你的小二子不幸被我吃掉了。”凡此种种。为了使对方更加心悦诚服，他每次都要把他的一只镶嵌珐琅的鼻烟匣送到大家跟前，在这只鼻烟盒的底上有两朵紫罗兰花，放它的目的是为了增添香气。前面提到的两位地主玛尼洛夫和索巴凯维奇尤其引人注目。他马上把民政厅长和邮政局长叫到一边，打听起他们来。客人提出的问题显示出他极大的好奇心，而且蛮有把握，因为他首当其冲地就打听他们拥有的农奴数量，他们的田园的经营状况，在问了这些之后他才问起他们的名字和父称。没用多久他们就对他本人非常感兴趣。地主玛尼洛夫正值年轻力壮，他的眼睛总是眯缝着，而且像蜜糖一样甜媚，乞乞科夫把他迷得晕头转向。他

握着乞乞科夫的手在自己手中很长时间，恳切地请求乞乞科夫光临他的寒舍，依照他的说法，他的田庄距离城关只有十五里^①距离，乞乞科夫听完，非常有礼地把头侧向一边，文雅地鞠了一躬，诚心诚意地紧握着对方的手，回答说，他不但十分乐意遵命，并且认为这是他至高无上的神圣使命。索巴凯维奇很简短地说了句：“我也请你上我们家去玩。”一边说着他一边用脚后跟磕碰一下行了个礼。

第二天，乞乞科夫在邮政局长家里吃了午饭并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晚上，那天晚上，他们的惠斯特牌局从饭后三点钟开始便摆了起来，一直持续到深夜两点钟。顺便提一句，就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地主诺兹德廖夫，这个人三十岁上下，长得活泼麻利，他们只交谈了三言两语就互相“你我”相称起来。对于警察局长和检察长诺兹德廖夫也称呼“你”；谈吐之间他们表现得异常亲密无间；但是当他们一坐下赌起大的输赢来的时候，只要被他吃掉的牌，警察局长和检察长都要非常仔细地验过，并且几乎自始至终都十分关注他每次的出牌。乞乞科夫第二天晚上在民政厅长家里度过，民政厅长穿着沾满油渍的睡袍跑出来迎接客人，对于有两位太太在场他毫不在乎。接着，他又到副省长家里度过了一个晚上，又在专卖商家里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又在检察长家里吃了一顿规模不算大，可也不逊色的丰盛的午饭，又出席了商会会长招待的晨祷以后的茶会，虽然是茶点小吃，但也和午饭一般无二。总的说来，他在家里没有闲过一个小时，旅馆只不过是he用来住一宿睡一觉而已。也不知为什么，过路客人不知如何应对的任何事情他都能应付自如，充分显示出他是一个富有经验的上流社会绅士。无论对于什么话题，他应付得总是游刃有余：说起养马场，他就大谈特谈；说到良种狗，他也能说上一大堆颇有见解的话；说起一桩税务纠纷，他又表现得对于法院里玩的那些话也不是一无所知；说起修养与道德，他又会滔滔不绝地说上一大堆，而且眼睛里热泪充盈；讲到烧酒的酿制，他也能娓娓道来；说起海关与海关稽查的官员们，

① 里：此处指俄里，一俄里等于1.06公里。

他也可以大加评论，仿佛他自己亲自当过海关官员或海关督察员似的。但是，有的地方尚值得一提：当讲到所有这些话题时，他总是措辞严谨，一丝不苟，举止得体。他说起话来不轻也不重，正好。总之一句话，凡是遇到的场合，他总是把自己表现得非常正派。没有官员不喜欢这位新人物的到来。他在省长眼里是一个忠诚的人；他被检察长认为非常能干；宪兵上校认为他多才多艺。民政厅长说他见多识广，值得敬重。警察局长认为他可亲可敬；警察局长的夫人认为他会尊重别人，风度不凡。即使对于评价别人总是很刻薄的索巴凯维奇，当他那天晚上晚归以后，脱掉衣服，蹭到他那骨瘦如柴的妻子床上时说：“亲爱的，在省长家里我欢度了一夜，在警察局长家里吃过午饭，还与六等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认识了，他真是一个让人愉快的人！”他的妻子听完没有作答，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并踹了他一脚。

这位新来客人受到如此礼遇的事情立即在全城炸开了锅，这种新闻一直是全城茶余饭后的谈资，直到新来客人做了一件事情，依照省外的说法，也可以说他做的一件离奇怪事，读者将会在下文知道，使全城的男女老少都迷惑不已。

第二章

新来的绅士待在城里已经一周有余，他接二连三地赴宴，用人们的话说，日子过得潇洒惬意。终于，他打定主意要把拜访的目标向城外发展，他决定到地主玛尼洛夫和索巴凯维奇家里走一趟，这是他曾经给他们的承诺。或许，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种缘故，一件更严重、与他关系更为密切的事情……但是，所有这一切，读者不要先急于了解，以后会慢慢讲到，小说后面一定会提及，这部小说篇幅很长，越到结尾部分，情节将会更宏大，场面也会更加豪华。马车夫谢里方得到指示，要他第二天大清早便把读者已经知道的那辆轻便折篷马车准备停当；彼得卢卡什被指示留在家里照看房间及皮箱。多关注一下主子身边的这两个奴仆对我们读者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诚